

岁月  
年华

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，去银行，准备新年的压岁钱。包红包，须用崭新的钞票，这是父亲建立的家庭传统。平日用惯了电子支付，身边基本不带现金，唯独过年马虎不得。因为，这一个个红包，承载着亲人的满心期待。

冬日的气温很低，人潮却热闹而拥挤，似乎一切秩序都因为年的到来发生变化。排着队，恍然惊觉，我已从热切盼望过年的孩子，成为年逾不惑、需要承担家庭重任的人。从前过年，是心安理得等待大人给予；如今过年，更多是心甘情愿为老人孩子付出。

压岁钱，何尝不是催着人长大又老去的见证呢？

许多的场景，会在这个时节不经意复现脑海。那聚族而居的亲情，那贫穷却满足的新年，那明亮又温暖的灯火，仿佛还发生在昨天，并一直紫绕在生命中。

老家麦菜岭是个不大的屋场，算上分家单过的，也才二十来户人家。屋舍连着屋舍，左右都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亲人。于是每到除夕，每家每户都要裁好红纸，准备好全村所有小孩的压岁钱。再穷的人家，都不能失了礼数。父亲总是早早地计算好村里有多少未成年的孩子，去银行换出一沓新崭崭的零钱。有时候，那零钱领回来，竟是连号的，让我和哥哥直咋舌。别人家都是发旧钞票，唯独父亲准备了新钞票，孩子们便最喜欢我们家封的红包，那挺括的质感，简直让

## 岁岁可期

□朝颜

人不舍得花出去。

孩子们还喜欢香生爷爷发的压岁钱。大家还在发一分两分的时候，香生爷爷就开始发五分了。他是村里唯一的生意人，经营着油漆筷子的生计，颇能挣些小钱。长年累月，他的房间门口都摆着一个大筐篮，里面是成百上千双筷子。孩子们喜欢去围观，鲜红的油漆，散发出浓烈的气味，一双双素色竹筷瞬间被裹上光滑锃亮的红油漆，感觉特别新鲜。只是后来，再没人用这种简易的油漆筷子了，香生爷爷的生意便宣告结束。等到大家时兴发一角两角时，香生爷爷还是雷打不动的五分。其实，他的几个儿子已成家立业，大可不必另发一份压岁钱，但他照发不误。香生爷爷平日里严厉，不大爱搭理小孩子，也许，发压岁钱是他表达慈爱的独特方式吧。

除夕夜，父亲往往要外出放电影。吃完年夜饭，我和哥哥就跟着母亲提香烛篮去开岁火，祖厅、老屋、猪栏……凡是和我们家有关的屋宇，每扇门都要插上香烛，点得亮堂堂的。开完岁火，母亲去别人家发压岁钱，我和哥哥就迫不及待地回家，坐在床上等人来给我们发压岁钱。进门来的叔伯兄长，无一例外脸上堆着笑意，红纸儿圈着零钞，一边派红包，一边说着祝福的话：“过了年发狠读书，考到大学来哟。”我与哥哥一齐不迭声地应着，回祝他们身体健康、新年发财。两下里吉祥话说了—箩

筐，派压岁钱的又走马灯似的去了别家。

趁无人时，我和哥哥会猴急地拆开红包看金额，评新旧。若遇上个外出打工的大方叔伯，封得多一些，心里就乐开了花。坐在床上无聊时，我们就一张一张数钱，掰着手指头计算着谁家发过了，谁家还没来。有人来得晚，我们强忍着瞌睡等啊等，听见门吱呀—声响，精神头儿就起来了，预备着说好话，讨长辈的欢心。直等到每家都发完，我们数了又数，叠得整整齐齐，再拿红纸小心地裹住，压在枕头底下，才安心入睡。

彼时家贫，一年到头，小孩子难得有钱在手，那份满足感实在无以名状。有了压岁钱，去铜锣湖商店，一毛钱能买到十粒雪豆糖，取一粒含在嘴里，甜丝丝的，口腔里充盈着薄荷一般的清凉，想想就令人神往。逢到赶集去圩上，五分钱能买到一个花花绿绿的鸡公吹子，吹上一个正月，再插在灶神台上，公鸡直立着，还是威武的样子，多好。要是再买上几个颜色艳丽的气球，看着它越吹越大，用钱扎了，和小伙伴陪着玩，那就更妙了。

记得有一年正月，我拿压岁钱买了几个气球，其中一个黄色的，怎么也吹不开，父亲便接过来帮我吹。谁知他一使劲，那气球还没变大就给吹走了，“噗”的一声，远远地弹到地上。我们家的老母鸡以为飞过来—只

虫子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叼进嘴里吞了，急得我直跺脚。父亲手笨，想必他小时候压根就没玩过气球。

事实是，那些幻想不可能—实现。大年初一，我们的压岁钱会被母亲收走，美其名曰代为保管。毕竟我们的压岁钱是母亲发出去的红包换来的，便很乖觉地配合。实在想买些吃的玩的，再向母亲要一点，一两个小小心愿，还是能得到满足，兀自欢天喜地。后来懂点事了，我得出一些道理：我家兄妹两人，村里多数家庭都有四五个小孩，母亲发出的压岁钱要比收回的多—两倍，是个不小的经济负担。

十八年，我领着压岁钱一年年长大，面额从分到角，再到元。最多时领过百元大钞，那是在南昌工作的四舅五舅派发的。他们回家乡过年，是我最盼望的事。可惜没领几年，我毕业参加工作，很自然地失去了收压岁钱的权利。

时代推着一程—程地往前赶。如今，人们发压岁钱早已不屑于几元几角几分那样的小面额，动辄几百上千，多的发几千上万。厚厚一个红包塞到孩子手里，大人也不收走，任孩子随心所欲地花。

除夕之夜，轮到我给父母包压岁钱。每递出—次红包，我都在心里祈祷他们健康平安。父母在，便永远觉得自己头顶上还撑着一把大伞，永远是岁岁可期的孩子。

小说

## 祁山妖“魔”(十二)

□沈林松 刘学稼

两人提着现金灰溜溜地走了。

2015年的春节前夕，春风十里，大地温暖如春。腊月二十八日，林副局长正在办公室处理公务。门，突然被推开，只见一身着粉色迷你裙的美女进入办公室，裙子下摆刚到大腿根部，恰到好处，雪白细长的大腿泛着粉光，细细的汗水轻轻地飘忽，一双红色的高跟鞋更显水蛇腰性感迷人。来人双眼含情脉脉，可人的脸上浮现二朵红晕。只见她迅速把门关上，一屁股坐在沙发上……

他突然—惊……

“林副局长，我的一切都是您的，您看着办吧。”说着说着，就不停地抽泣，眼泪直流，泪美人更加迷人。

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美女，他迅速冷静下来，安慰她：“有什么事，慢慢说。”边说边绕到门后，把门打开，站在门边继续安慰她。

“马上过年了，我答应父母，新年正月初二还作为上门女婿给父母拜年的，他现在关在看守所，我无法向父母交代啊！”

“你想怎么办？”

“只要您能让他取保候审，您想做什么都行？”—双杏眼直勾勾地盯着他……

原来她就是前不久来送钱行贿的郭怀透的第七任，也是最小的情妇李美富，青春靓丽，楚楚动人。孤男寡女独处—室，难说有柳下惠之嫌，必须尽快地想办法把她赶走，不然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，不能强制，只能智取。于是，他说：“既然如此，我带你去找办案人员如何？”

“好吧！—切听你的。”她背上挎包—跨出门槛，他迅速把门关上，两人—前一后地向电梯口走去，刚到四楼电梯口，电梯刚好开门。“阿丽，请你把这位美女送出去。”阿丽心领神会。

……

钱路不通，色路被拒，郭怀透屡试不爽的钱包道之法宝行不通了，于是他声泪俱下地写—封长长的诬告陷害举报信，寄给湘南市委书记。信中大肆诬蔑陷害专案组人员接受贿赂，贪财好色，收钱贪色不办事，不仅不关心关照他，反而刑讯逼供，对其拳脚相加，大打出手……

文书记接到诬告陷害举报信后，象征性地签批：请市委政法委阅处。

刚到市委政法委任副书记的陈怀阴接到文书记的批示，如获至宝，心想这是向文书记展示才能、邀功请赏的绝佳机会。善于阴谋诡计、小人出身的他，虚张声势，组织二十五人的专门班子，并亲任专案组组长。

郭怀透黑社会性质组织案—审已经判决，案件进入到终审阶段。陈怀阴武断地叫停审判工作，要求集中精力配合他查专案组人员，查清事实再说。—边调取全部案卷进行审查，鸡蛋里挑骨头，强行终止审判；—边对郭怀透羁押的县看守所所长安生进行审查，对其人身攻击，逼供、指供、问供无所不用。—番折腾下来，结果什么问题都没有，他想要的什么也没有得到。因为公安机关办案是严格依法办事的，无论程序还是实体都无懈可击，没有任何瑕疵，而且—审已经顺利宣判。

只有三脚猫功夫的他黔驴技穷。至此，陈怀阴骑虎难下，浩浩荡荡，声势浩大的二十五人专案班子，大炮打蚊子，越查越假，越查专案组越依法办案，就算鸡蛋里挑骨头也找不到任何瑕疵，竹篮打水—场空。

但是，他还不放过专案组。于是，审查看守所日志，结果发现郭怀透有三次因违反监规被强制约束戴过手铐和脚镣。陈副书记有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，这不是违纪是什么？无限扩大，上纲上线。于是，撰写三千五百字洋洋洒洒的调查报告，送到文书记办公室邀功请赏，请文书记在报告上签字，好作为尚方宝剑再次打压专案组人员，特别是安所长。林副局长据理力争，坚决不同意，要处分就处分我，我是专案组长。就这样僵持不下，林副局长直接向文书记汇报，陈述办案经过，每—重大进展，都向他汇报了。

“原来这样啊！让你们受委屈了，你们是好样的。”林副局长委屈的泪水再也控制不住了。

面对穷凶极恶的犯罪分子，面对生死他都未曾流过泪。与犯罪分子斗身苦，与腐败分子斗身苦心更苦。

“谢谢文书记的信任……”

陈怀阴的美梦—直萦绕在他脑海里，他想方设法对专案组抓辫子、打棍子，处理专案组人员，捞取政治资本。牵强附会，不处理人誓不罢休。而他就是靠金钱美女，钱财色贿，党同伐异当上副书记的。当他踌躇满志、志在必得时，突然被市纪委监委带走了。

原来，省纪委收到了正在监狱服刑的田山县委书记公书记的举报信。当他得知陈怀阴任湘南市委政法委副书记时，非常惊讶，这样的人居然占据如此重要位置，不知道他会给党和人民带来多大的损失，多少好人会倒在他的手下。

陈怀阴是田山县委原书记公书记的老部下，是他—步—步地把他提拔起来的。他任乡长，和书记内讧，正事不足邪事有余，成天往县里跑，找门子拉关系。他信奉：身体在于运动，当官在于活动。于是，他向县委书记送礼，先送购物卡，后来直至送钱送人……

(未完待续)

随笔

漫谈

## 春联

许佳荣

我们乡下把写春联称作写对纸。春联家家户户都贴，特别是过年，没有贴上那用红红的纸、黑黑的墨写成的对纸，似乎就不热闹喜庆，也没有了新年的味道。

记得小时候日子贫穷，文化人十分稀缺，每年写对纸便成了村里人—件着急上赶的事。

每到腊月二十开外，父亲就要忙着到双代店买红纸和墨汁，然后三邀四约地请来做老师的朱先生到家里写对纸。父母亲见朱先生来了，连忙恭敬地为他敬烟奉茶。接着父亲在—旁牵纸，我趴在桌沿边睁大眼睛看着朱先生动笔，却不敢出声。母亲说，写对纸时，小孩子在旁边不能乱说话，万—说出了不吉利的话，会影响—年的运气。

后来哥哥读了高中，我也进入初中学习。父亲说，家里有了读书人，不用再请别人写对纸了。我的毛笔字显得稚嫩，大哥的毛笔字比我写得多大气，父亲决定让大哥给家里写对纸。

想起大哥第—次写对纸，真不亚于面临—场考试。

父亲曾做过几天耕读教师，虽说识字不多，但往大哥身后—站不亚于—位主考官，看得大哥紧张今兮的，拿笔的手哆嗦个不停，于是央求父亲走开。

父亲—走开，我看到大哥拿了两张报纸先试着写—会儿字，然后才在红纸上落笔。后来，运笔自然顺畅了，神色也不那么紧张了。那时大哥的字虽然不怎么好看，却也周正，总算闯过了第—关。之后，左邻右舍知道大哥会写对纸了，也都送来红纸让他写，父亲忙着接红纸、送客，脸上泛着红光，那高兴劲、那自豪感溢于言表。

后来，大哥应征入伍去了部队。无疑，写对纸的任务落在了我的肩上。开始怕邻里笑话，便悄悄地暗自临摹，下了好—番功夫，写出的毛笔字到也方方正正，总算对得起乡亲们的期盼。生产队老队长陈三伯伸出大

拇指，连声说：“小二子，写得好！”我听了，心里好似吃了蜜—般地甜。

春联写好后就—是贴对纸了。母亲忙里抽闲用干面粉熬成糨糊，我站在板凳上，用—把刷子蘸上糨糊往门框上刷，父亲把对纸递给我，我把对纸贴依次贴在大门上。顿时，屋里屋外火红红—片，预示着新年来临了。

过春节串门走亲戚的当口，我常打孙家窑、檀木窑等大村子路过，—路上喜欢看人家门上的对联，看到好的春联便记下来，待—天写对纸时用得着。现在看来，不外乎吉祥如意的词与句。像喜气盈门、辞旧迎新、招财进宝、五谷丰登、四季平安、风调雨顺等等。正是这些朴素的词语，表达出乡里人对平安、幸福、吉祥和丰收的祈盼。

当然，也有的家庭会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自编自写对联，别有一番新意。老家乡政府所在芙蓉村，—位村民自己写—副对联贴在大门上：你富我富中国富；大田小田吨良田。

横批：国富民强。对联内容不仅含有自己的名字“国富”，还把妻子田园的姓也囊括进去，十分有趣。

我—位舞文弄墨的文友曾写过—副对联：酒不过昔日档次，烟依旧当年牌子。横批：生活如常。这样的对联，确实有点另类，甚至让人好笑和滑稽，但不失文化人淡泊处世的生活态度。

对纸更是社会沧桑变化的晴雨表。乡里的种粮大户老赵，为表达致富后的喜悦心情，春节前特地邀请我帮他写副长对联：耕种百亩责任田，结构调整天地宽，苦中有乐；党的政策不变样，幸福日子万年长，生活甜蜜。横批：仰首阔步奔小康。

如今，人们不再为写春联忙碌而是买来现成的，但每到春节，家家户户贴春联的习俗—直没变。每当看到红彤彤充满喜庆吉祥的春联时，我不由得忆起写春联的趣事，还有那浓浓的年味。

## 不忍轻别是有情

□龙建雄

的话不无道理。遥想古人送别：“劝君更尽—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。”“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伦送我情。”“别后悠悠君莫问，无限事，不言中。”那—是一份份老友之间道别的雅致。古时交通不便，信息传递不灵，—去不知今夕是何年，那种难舍难分弥足珍贵，情到浓时化不开。

北宋的苏东坡在黄州住了四年多，—纸命令要去汝州，他也有太多不舍得。

朋友们听说苏东坡要走，没有—个来道喜，其主因是大家舍不得他被调走。更有甚者，老朋友陈季常不辞而别。马梦得非常不高兴，气鼓鼓地冲苏东坡说：“看来这哥们是要去做隐士吧。”苏东坡回答：“季常走了，自有他的道理。”待苏东坡带着家眷走的那天，刚到黄州长江边，忽见陈季常飞马而至。原来，陈季常是回家请假，他要送苏东坡到江西庐山。陈季常的老婆，

就是那个给苏东坡创造“河东吼狮”这个成语的原型，听说丈夫是要送老友苏东坡，不仅主动帮其收拾行李，还试探性地问丈夫：“六十天够不够？”陈季常喜出望外，连忙答道：“足够了，足够了。”

六十天—个来回去送别老友，从古到今估计也只有苏东坡有此待遇。

其实，这—路旅程不仅有陈季常，还有参寥子、徐大正等—起前行。在江西九江歇脚的—个夜晚，苏东坡—家子在院子里乘凉，小朋友们尽情玩耍，陈季常练武还爬上了树，此情此景，苏东坡吟诗：“殷勤昨夜三更雨，又得浮生—日凉。”到达庐山之后，因李白诗仙在此留下过千古名诗《望庐山瀑布》，故苏东坡连日游玩只偶尔说两三名句，不曾写——整首诗词。参寥子等—众陪同老友很是着急，终因拗不过大家的盛情，